椅子上的联大记忆

毕仕举

在人类教育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出第二种这样独特的椅子。说是椅子，其实也是桌子，一个既是桌子又是椅子的奇妙组合。

从我接触的历史资料来看，没有人知道是谁设计了这把椅子，它也没有一个很正式的名字。椅子仅有一边扶手，扶手的木板承担了课桌功能，因为椅子的形状看上去像一只云南火腿，大家就叫它“火腿椅”。

我第一次见到火腿椅是在2021年，我去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博物馆设在一二一大街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这里曾是中国教育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特殊贡献、特殊价值的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博物馆内，有一处可观看西南联大历史纪录片的角落，摆放着一把火腿椅。博物馆旁，还保留了一间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的土坯墙铁皮顶教室，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火腿椅。整齐有序的火腿椅，把教室狭小的空间拉得十分悠长，让简陋的教室，显得非常厚重，当年的风声雨声读书声，似乎从一把把椅子上传开，萦绕教室中间。

我小心翼翼地坐在一把原样复制的火腿椅上，满心好奇，满怀崇敬。椅子似乎变成了一个时空穿梭机，把我穿越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穿越到弦歌不辍的西南联大校园，穿越到那群可亲可爱可敬的联大师生群中。

西南联大的历史，大家如数家珍，那些灿若星辰的师生，说来如雷贯耳，自然不用我赘述。唯独这把火腿椅，估计很多人像我一样，很少关注过、了解过。这是一把标准的“一统碑式”靠背椅，椅子右侧的扶手位置，巧妙地加了一块板子，完美地形成一个迷你小课桌，简单而实用，既节省材料，又节省占地空间。设计精巧，构思奇妙，不得不让人折服。估计是博物馆为了体现美观，更加衬托椅子的庄重，把坐面和扶手板漆成黑色，其他部位漆成红色，红黑相间，醒目异常。

我第二次见到火腿椅，是在清华大学校史馆。2024年，我到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培训一周，课余时间参观校史馆，与火腿椅不期而遇。两把火腿椅，静静地安放在讲述西南联大历史的展室内，非常显眼。与西南联大博物馆不同，清华大学校史馆的这两把椅子没有上漆，显得更加质朴，也更符合原貌。为纪念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而拍摄的电影《无问西东》，有一段镜头还原了师生们坐在铁皮顶教室里的火腿椅上听雨的场景。可惜当年拍摄的西南联大影像资料，都是黑白的，看不清楚椅子的颜色，但以当时极度困难的生产生活条件推理，椅子上漆的可能性不大。当然，有漆没漆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清华大学把火腿椅安放在了校史馆，铭记联大历史，铭记这火腿椅上的难忘岁月。

此后，火腿椅似乎粘住了我的魂，让我对它念念不忘。一接触抗战历史，我脑海里就浮现出这把椅子。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又一次来到了西南联大历史博物馆，第三次与火腿椅会面。我是有备而来的，携带了皮尺，纸和笔，还有照相机。

在身边游客惊讶的目光中，我给火腿椅做了一个精准的测量，也是对浮在脑海许久的火腿椅，给出一个量化的标准答案。火腿椅搭脑稍有弧度，从地面到弧顶高100厘米；椅背除两条后腿外，有3根方形木条充当靠背板；坐面左右宽44厘米，前后宽41厘米，厚度2厘米，离地43厘米；坐面下方前侧和左右侧，均有牙条，牙条和前后腿间有三角形木块加固；前后腿间左右两侧各有1根直枨，精简了前后的直枨，这样既节省木料，又方便人活动；前后腿边宽各6厘米，靠背木条、牙条、直枨边宽均4厘米，看上去错落有致，非常规整；与我们平时坐的靠背椅稍有倾斜度和曲线不同，火腿椅全部是直角90度，给人一种很硬朗的几何立体感。那块小课桌，也就是那只“火腿”，前宽后窄，前宽20厘米，后窄至7厘米，长度65厘米，厚度4厘米，高出坐面27厘米；木板宽处左右两侧还不一样，靠里这一侧宽仅27厘米，让身体有更大的活动空间，靠外侧长为34厘米，让手臂能完全平放其上，真是计算到分毫，思虑极周全。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那条支撑“火腿”的右前腿，高60厘米，顶上设计了一个“T”字型结构，像一个大力士“霸王扛鼎”，稳稳地举着这张小课桌，使课桌稳如泰山，再大的重力、再强的压力都能承受，哪怕一个成年人站在上面也支撑得住。

整把火腿椅，用榫卯结构拼接而成，浑然一体，没有一个多余的部件，也没有一块多余的木料，设计近乎完美，用料节省到了极致。大道至简，这哪里是一把椅子啊，这是力学、数学、美学和哲学的完美体现！怪不得没有人说得出设计者的名字。也许它就不是某一个人设计的，而是联大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火腿椅，可能有闻一多先生的篆刻之力，否则哪能如此硬气十足；可能有吴大猷先生的物理“对称”领域的研究结晶，否则哪能如此匀称精美；可能有华罗庚先生的数学计算，否则哪能如此精确到极致；可能有冯友兰先生的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浸染，否则哪能把复杂的一整套课桌椅归结成这么简单的形式……这火腿椅，也有可能是联大学子边学边坐，用身体磨砺，不断改进，逐步完善，直至成现在的模样。特别是以“火腿”命名椅子，最有可能是这群可爱的同学，在饥饿中突然闪现出天马行空般的灵光，调皮地让一堆坚硬的木头，顿时鲜活生动，香气扑鼻，胃口大开。可以想象，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同学们忍着饥饿，在火腿椅上看书写字，纸张上的一个个汉字、字母、符号，顿时有了火腿的鲜香，完全可以填充辘辘饥肠了，这是何等的可亲与可爱，何等的乐观与豁达，何等的怜惜与感动。

西南联大在滇办学8年，这把火腿椅，与联大师生一起，历经生活艰难困苦而不垮，历经日寇敌机轮番轰炸而不倒，历经岁月的残酷摧残而不损，深深扎根在祖国西南，矗立在西南联大校园内，安放在简陋的铁皮顶教室里，赓续了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传承了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书写了教育救国的传奇。一大批西南联大学子，从火腿椅上起立，走向抗击日寇的战场，走向新中国“两弹一星”的科研阵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行业各领域……

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云南方言里的“坚刚”，有艰苦、艰难、艰巨的意思，更包含坚定、坚固、坚强的寓意。火腿椅，无愧“坚刚”二字。

秋日草木

（外一首）

黄官品

秋风起，秋雨凉
大雁剪裁一片天空
南飞，渐渐荒芜的原野
让人回忆一路走来的风景
那些沉在体内的风花雪夜
遍地草木褪去的呼吸声
剩下立锥地，一指天空
寒风呼啸而来
躲在泥土深处的根没了动静
那些云雾掩饰不了山峦
一根根流水搓成的麻绳
捆绑着日落西山的暮色
抵消了天亮后，身埋大雪的喷呐声
仰面朝天，一口吹响了归期

黄连木

我的脚步声，抵达秋天深处
迎面撞见黄连木树上的叶
一把把红木梳子似的
点缀在寒日的大花桥头
也许明天再来时，在枝头
一阵阵呼啸的寒风
细数片片缤纷的叶子
我不知道，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心愿，信笺一样
挂在金黄的黄连木树上

望田野

（三首）

刘继明

窗外

老牛抖落夏秋的倦意
反刍着丰收的底色
牛绳悠荡着山风
一头牵出朝晖
一头拴着斜阳
四蹄踏着厚沉的步履
项下铃儿叮当
摇响年轮的歌谣
耕者应和，一唱千年

蓑衣

农人身上的蓑衣
叠加着岁月的厚度
倒长着时光的触须
躬耕者追赶着光阴的脚步
问候数不尽的晨风暮雨夕阳
阳光下的彩珠洒落千行
纷呈出金秋的梦想

飞燕

紫燕张开翅膀拍打着韵律
燕尾剪出的彩云飘落溪流
在碧波里与鱼虾共舞，徜徉
它高唱着歌儿飞越田野
缠着耕牛稍事歇脚
老牛顾不上应答
耕者吆喝的音符
随风吹进学堂
汇入琅琅书声
散落成大地的诗行

可贵的教诲

明九皋

三十多年前，父亲在乡供销社当售货员，我在乡中学念书，吃住都跟父亲在一起。那时，吃饭是让我颇感尴尬的事。

之所以感到尴尬，是因为我们的饭菜太差。我家在农村，我和父亲吃的菜，几乎每顿都以家里种出来的土豆为主，要么是炒土豆片，要么是土豆腌菜汤，往往几个月吃不上一次肉。住在我们隔壁的，是供销社的采购员萧启初家。他家的生活跟我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萧启初家经常高朋满座，大鱼大肉地胡吃海喝。每当闻着从萧家飘来的酒肉香，我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不满也在与日俱增：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为什么萧启初能吃香的喝辣的，而我和父亲却只能吃土豆嚼咸菜疙瘩?!

更让我难为情的是，萧启初的女儿萧潇是我的同班同学。萧潇衣着光鲜，像个高傲的公主，经常斜着眼睛白多黑少地看人。为了不让她看到我们生活的寒酸，每次吃饭时，我都把门关得紧紧的。

有一次吃午饭时，天气闷热，父亲便把门打开了。正在这时，萧潇端着饭碗出来纳凉，见我家的门开着，便径直走了进来。她看到我们面前除了一锅饭，只有一碗土豆腌菜汤时，脸上显出吃惊甚至有些不屑的神情：“你家的菜这样简单呀！咋不吃肉呢?”她边说边把自己堆满肉的饭碗炫耀似的在我面前晃了几晃。我当时羞得满脸通红，低着头一言不发。父亲穿着破得跟渔网似的背心，大口大口地喝着土豆汤，毫不在乎地说：“我那点工资，要养活一大家人，恨不得一半掰两半花，哪有钱吃肉！不过，天天吃素也很好，最起码心安理得！”

听了父亲的话，萧潇嘴角浮起一抹讥讽的笑容，傲气地瞥我一眼，像一阵风似的飘然而去。“这小丫头，被他爸惯坏了！”父亲边说边往我碗里搛土豆片，但我哪还有心思吃饭呢。

那时，由于物资匮乏，大家生活水平都低，同学们聚在一起经常会攀比谁家生活条件好。我也不甘示弱，经常向同学吹嘘家里条件如何如何好，用的牙膏、吃的饭菜都很高档，等等。现在，一切都露馅了，我将如何面对?果然，下午我到学校里，总觉得同学们对我指指点点的，浑身难受极了，一放学便飞也似逃离学校。

傍晚，父亲下班后，回到家里见我闷闷不乐地躺在床上，关切地问：是不是病了?我沉默了好半天，没好气地说：“同是在外面工作的人，你为什么那么穷?别人家能吃肉，只有我们顿顿啃土豆，害得我让同学瞧不起！”

“吃肉，你以为我不想?但我既不会偷，也不会抢，就那么点工资，要供你们兄妹念书，还要赡养老人，不省着花咋行！”

对父亲的解释，我颇不以为然，小声嘟囔道：“你每天卖货物要卖那么多的钱，为什么不先拿点来补贴生活呢?”

这其实是我一直憋在心里的话。那时物资紧缺，每天来父亲商店里买商品的人络绎不绝，他卖的货款多得要用脸盆装，他总是每天下班之前雷打不动地将这些钱存进银行里。

仿佛滚油锅里溅进了水，我从未见父亲生过这么大的气，他额上青筋暴突，怒吼道：“那是公家的钱，一分也不能动！——哼，只怕伸惯了手，要收回来就难啦！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然这么势利，整天比吃比穿！”他气得嘴角哆嗦，甩上门骑着自行车回农村老家去了。

父亲工作的地方离农村老家有五公里，母亲在家种着十多亩地。我四兄妹都还在念书，家里缺乏劳动力，每晚下班后，父亲都要回家帮着母亲种地。那天深夜，父亲一脸疲惫地从老家回到单位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娃，我今天说的话是不是重了点?但你说出那样的话，着实让我生气。我承认，我是穷，但穷得有骨气。在单位，我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从不会挪用一分公款，一家人同甘共苦。我相信，我们总会有好起来的一天！——这里，我要批评你几句，你要人穷志不短，不要去跟别人比吃穿，要跟别人去比学习成绩，比将来谁有出息！”

说到最后，父亲一脸热望地看着我。看着他那过早衰老的面庞，我的心一阵刺痛，但父亲讲的道理却深深地镌刻在我心里。后来，我发奋攻读，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却听到一个爆炸性消息：萧启初为了维持平时的高消费生活，挪用公款，东窗事发了。那些经常跟他凑在一起吃喝的朋友也作鸟兽散。对此，父亲的反应相当淡定：“萧启初那点工资，能维持他那样的生活水平?一个人要是公私不分，迟早要栽跟头。”

参加工作这些年来，我听到或见到了一些公私不分，任由欲望泛滥，不择手段地中饱私囊而最终身败名裂的例子，越发觉得父亲对我教导的可贵和重要。俗话说，“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细细想来，如何管控欲望，做到公私分明，真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生重大命题。

铜绿之光

何刚

陈列柜里摆着几件旧铜器：罗锅、烧水壶、旱烟嘴、碗、盆、香油壁灯、铃铛、铜锣。铜器太过于陈旧，已经附着些许本应该是铜绿却宛如铁锈一样污浊的不明物质，看不到原色。进到陈列馆里间，是一间四五十平方米的工作间。靠墙摆着两个铁架子，一个摆放毛坯，大多是烟囱、盖子和锅的组件。另一个铁架放着大大小小的生铜粗料，支砌着炉灶，支着一高两矮三个铁砧。

熔铜、压坯、组合、初形、氧化处理、漂洗，打制一件铜器，要完成二十多道工序。王子兴师傅简单解说完毕后，在炉灶面前一阵忙碌。随着风箱响起，炉膛里炭火很快就欢笑着舔舐一件毛坯。毛坯烧红后，被铁钳钳住，在摄影师打出的光影里，王师傅左手握钳，右手持锤，在铁砧上翻转着锻打一支大小头、喇叭状的烟囱。一锤、一锤，叮当、叮当，声音铿锵有力。锻打一阵，又用錾子和铁锤錾刻。他很专注。在后边的闲聊里，他说，一口炊锅，从选料到最后出货，总共要捶打几十万锤。铜器之所以坚固、经久、耐用，就靠反复锻打。锻打可以消除气孔，使疏松的内部变得更紧密。

这个居于路边的院落，还算宽敞。陈列室和工作间是厢房，挂着一块“王子兴彝乡名匠工作室”的牌子，落款是“楚雄州人民政府”，时间是“二〇二〇年”。他家的正房是一幢小楼，也辟出右侧抱厦的一间房作为陈列展室。陈列展室展示着荣誉证书和非遗传承证书，然后是各种手工展品：盆、碗碟杯盏茶壶、喇叭、罗锅和炊锅。炊锅大大小小有十几口，还摆放几块一米多长的紫铜。

这次走进白塔村，走进王师傅家，缘于一次跟随摄影师团队的采风。院子里摆了一张茶桌，我们没有参加拍摄的人就坐在那里闲聊。当然，聊的话题围绕铜器。各自都说了自己的经历和见过的铜器，但无非都是爷爷辈的旱烟锅，一把铜锁，一个香炉，一个铜碗，一口铜锣锅或者一把烧水壶。说到现在的生活里，铜器只剩下炊锅。我自己更是不堪，仔细想，家里放着的除了几枚铜钱和一个生肖摆件，已经没有像样的铜器了。

“南塔对北塔，东有校场坝，西有庆丰闸，城在中间夹。”这几句民谣，形象描述牟定县的地理格局。牟定人对此耳熟能详。先建北塔，后立白塔村(因塔白色)。在牟定，白塔村被誉为铜匠村，又以炊锅最为出名。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二三十年间里，村里的铜器手工业最为兴盛，从业村民多达上百人。随着机器大工业发展，也由于学艺周期长和收入不稳定原因，现在还继续坚持打制铜器的，已经不足十人。王师傅说，自己16岁初中毕业就跟随父亲学习打铜，一学就是十年，才算出师。现在自己打铜已经四十多年。2009年，经反复动员，儿子也跟随自己学习打铜，算得上是继承了自己的衣钵。

王子兴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儿子王道华也成为县级传承人。父子俩每天工作9小时，每年能够打制大小200件产品。产品主要是炊锅，来料加工或者订购。王师傅加工过的炊锅，最大的那件是一家企业定制的，内径有1.5米，高也差不多1.5米，可以一锅烹煮4头羊。中号炊锅有五六十公分，一锅足够二三十人聚餐。烟囱套接，锅和底座(接炭灰)用插销拴住，可以拆开来清洗擦拭。和县内绝大多数村庄一样，白塔村族谱村志寻根都离不开“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明朝移民的集中地和出发地)”这样的记述。追溯村史，落脚的时间点都在明朝移民屯边时期。王师傅的讲述也一样，他师从父亲，父亲师从祖父，家族里代代相传，技艺该是随迁徙而来。

这些年，父子俩外出参观过一些铜器生产企业，深有感触的同时，也在思考自己的家族技艺。那些企业的铜器，无论大小，都是传统工艺和现代科技相结合，錾刻、失蜡法这些传统工艺依然必不可少，模具制作却引用了3D技术，压坯、锻打、切割都引入机械，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王师傅说，十多年前一家企业外聘师傅，找到他，他也曾经动过心思，也萌生过引入机械的念头，但现在心意坚定，自己作为传承人，依持的是独有的手工技艺，必须把手工传承下去。

王道华拿出一个笔记本，一页页翻给我们看，都是订单。笔记本上记录着铜材重量、尺寸、订金，交了货品的订单都画着勾，没有打勾的估摸有五六十项。父子俩一起劳作，三天可以打制一件，订单上的铜器都做好，差不多半年又过去了。说到玉溪订购的两口炊锅，小师傅王道华语气兴奋，他说，玉溪的铜器业全省规模最大呀。

我突然想起楚雄作家孙庆明写过的故事：他请王师傅打制一件铜器盖子。故事写得很详细，洋洋洒洒五千字，可惜我想不起题目。也因此，我想起刚才见到的两个场景：一个年轻女子去抓一块紫铜，轻飘飘伸手，咯噔一下，没能拿起紫铜。再使足了力气拿，但她最终没有成功拿起那块紫铜。我想，她心里应该纳闷，一块铜而已，怎么这么重呢?见我看着她，她显出一丝尴尬。另一个场景也是与女子有关。女子抱着一口小巧玲珑的炊锅，跑去和女主人商量，让店主把炊锅卖给她。她说不还价。女主人笑着说，不卖，两三天后就有人来取。女子又赶忙问，打这样一口锅，什么时候可以交货?女主人说，半年。

铜是金属，按照活性排序该是金银铜铁，铜的活性没有铁强，但也会像铁一样“生锈”，那就是铜绿。铜绿腐蚀铜器皿，但是，铜绿也像是构筑了一道屏障，隔断了氧化。那一抹铜绿，也可以鉴定铜器的年代，也是真铜器的一个标志。古时候铜绿还可以入药。牟定出土的战国时代的完整铜钮编钟，王子兴的炊锅，都是青铜文明的代表和延续，都在岁月和时间的褶皱里闪耀铜绿之光。

我们离开的时候，父子俩一如往常：坐在矮小的铁砧前，叮当叮当，要敲打几十万锤才够数。声音也如常，铿锵且悦耳动听，像是礼貌客气地欢送我们。

本报美编 张维麟 制图